

青山碧水新湖南

重上九牛坳

陈扬桂

近年来,九牛坳被作为美丽乡村宣传得沸沸扬扬。但在我的脑海里,只有屡屡在九牛坳遭罪的记忆,想不到她有什么看头。

当周边的美丽乡村都看了,有的还去过多次后,我经不住朋友圈美文美篇的引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于国庆长假中一个晴朗的日子,驱车来到隆回县荷香桥镇九牛坳村。如果不是导航提示“到了”,我真不敢想象眼前就是此行的打卡地。在我印象中,九牛坳是一个偏远的山村,因处在九座牛形山峰环抱的坳地,故名。这儿属喀斯特干旱之地,顽石遍野,土地贫瘠。

我停下车,满腹狐疑地问路边的一位中年汉子:“这是九牛坳?那又弯又陡的坡道哪去了?”中年汉子审视了我一眼,用手一指:“那不是吗?”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只见一道陡坡蛇一样地盘旋在浓绿之中。看到那片浓绿,我又生疑了:“坡边那一大片石山呢?”中年汉子笑着说:“还想看石山?早栽上树,变成一片森林了!”

在石山上栽树,我以前见过报道,那是隆回县创造的造林经验,县林业局原副局长张世模,领衔攻克了“全国两个造林难题”之一的石灰岩石山造林难关。但是,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能想到昔日那片石漠荒原,会成为如此葱笼的一方绿洲?

我又问道:“都说九牛坳挖了荷塘,种了荷花,请问荷塘在哪儿?”“从前面那条岔路进去,可以看到别墅区,沿别墅区左边的水泥路开下去,就到了。”我按照中年汉子的指点,刚把车转向右边的岔道,就看见一大片别墅。啊!好美哟。我把车停在别墅区的前坪,一眼望去,集中成片的别墅就有五六十座。这些别墅都是红瓦白墙,屋前屋后绿树掩映,整体风格协调,细细观赏,每一座别墅又各有特色。

正惊羡间,靠近池塘的那座别墅中,走出一位抱着小孩的村嫂。我上前搭讪:

“这塘里的水好清啊!”村嫂告诉我,这是县里为村里修的人工湖,各家各户的污水经过污水处理池净化后,再流到这个人工湖来。我又说:“你们村里这样心齐,修起这么大的别墅区!”“以前都嫌九牛坳干旱、贫穷,往外面跑了。现在村子变美了,大家想回来建房。党和政府出面,给无房户、危房户统一置换土地,请省里的专家来整体规划设计,我们自己建设,既解决了住房问题,又节省土地、美化环境,一举三得啊。”村嫂的话中充满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

一位老大爷见我们在交谈,也踱了过来:“是啊,现在生活这么好,哪个不想回来?你看我们这里,水泥路通到各家各户,路边栽满桂花树,立起了环保太阳能灯。今年开花迟,往年这个时候,那个香啊……”老人做了个吸气的动作,接着说,“一到晚上,到处通亮通亮,跟城里毫无丝无差。”

我想到此行是冲着荷塘来的,便对老人说:“你们的荷塘在哪里,您老可以陪我去看看吗?”“好啊!我带你去。”老人说着,随我上了车。我慢慢地开着车,眼光不时向窗外瞟去,生怕漏掉一分美景。出了别墅区,看到一座仿古建筑,坐落在小山丘上,我问老人:“那是祠堂吗?”“什么祠堂?易俗馆呢!”“啊?村里还有艺术馆?”我有些惊愕了。“有啊!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外边办个丧事,没有八万十万收不了场,我们九牛坳不得超过五万元。”

原来是我理解错了,便邀老人去看看。到了馆前,看清老人说的易俗馆,全称是“移风易俗生活馆”,白墙灰瓦,飞檐挑角,显得既古朴又秀丽。门口一块牌子,写了建馆的缘起,称该馆是2018年全县移风易俗现场会在九牛坳举行后,为弘扬新风、破除陋习而建的。我读着介绍,不由自主地赞道:“这样的生活馆真的好!”

老人在一边接腔:“留得青山在,引得凤凰来。山好水好,一好百好!”我问老人:“怎么个好百好呢?”老人瞪了我一眼,说:“我们九牛坳九座大山,以前都是鸟不拉屎的石头山,山穷水尽,挑水要跑两三里路。自从县里来人指导我们在石窠里栽树,树成林了,清泉水从山上流下来了,水库装满了水。生态环境一好,不仅九牛坳的游子回了乡,还招来了外面的金凤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这不是一好百好吗?”我频频点头称“是”。老人则话锋一转:“好了,看荷塘去!”

我驾着小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来到两山夹拥的峡谷口时,老人对着路边忙碌的一堆人大喊:“国高,国高,让一下!”然而,对方却示意我们停车。老人推开车门,有些“生气”地说:“国高,亏你还是个村干部,人家客人来看荷塘,也不让一下!”

国高道着歉:“三爷,对不起,砂石挡着路了……路太窄了,我们现在正在加宽。下了坡就是荷塘,我陪您走路去看。”路上,国高介绍了村合作社的情况。他说:“合作社筹资400多万元,建成160亩观赏荷塘、180亩特色果林、80亩水产养殖垂钓园,还有水上乐园、农家乐等生态休闲项目……”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水库坝上。水库不大,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仙牛湖。青山环抱的仙牛湖,绿得像一湖翡翠。我弯腰掬起一捧湖水,是那样清亮澄澈。湖中央,一对胶塑的大白鹅在欢快地转圈,几个孩子在大人带领下,坐着游船在欢快地嬉戏。我背向湖面往坝下望去,但见高高低低的荷塘,一丘一丘,星罗棋布在纵横交错的阡陌之间……

爬了一个个山头,看了一个个院落,也走进了几户人家,我心中曾经的“鬼地方”九牛坳,如今变成了处处山清水秀、家家窗明几净的美地方。

(陈扬桂,湖南省作协会员)

◆六岭杂谈

一幅老照片

姜之虎

老照片有点发黄,它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艳阳之下,那樽记录射击优异成绩的胸环靶前,精神抖擞地站立着一位身着军服、手持苏56式半自动步枪的“神枪手”。那便是我。

我于1959年从邵东第一中学投笔从戎。那天,我各项体检合格后,县兵役局局长陪同接兵的张连长来到我面前,笑着说对我说:“当兵可不是好玩的啊!随时要准备打仗,军事训练非常艰苦,你不怕苦吗?”

我暗暗地想:我家和其他几个学生兵的情况不一样,父亲去世18天,母亲生我;我考上中学时,母亲又辞世而去。我能来中学读书,全是学校党组织的关心,每期给我甲等助学金,让我安心读书。这些,张连长肯定早有耳闻。但我还是坚定地表态说:“苦我不怕,我从小跟母亲吃惯了苦,保证不怕!”

之后,我换上了军装,在成百上千的新兵军列上,跟着张连长飞奔向南,来到了前沼泽地,守卫着祖国的南疆国土。

一线部队的实战练兵,果然艰苦而紧张。我在的三营九连,连长就是接我来的张连长。他与几位营连首长,都是前不久从朝鲜战场胜利而归的经验老手。他们对我们新兵的训练管教从不含糊。攀悬崖、过险隘,要我们非练成快若猛虎身如飞燕不叫停。干部教导认真有方,战士们个个热情高涨。在一个个科目达标之后,大家要求连长讲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张连长他们是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板门

店谈判桌上签字的最后一批志愿军。

白天的训练场,爬铁丝网,翻障碍板,摸爬滚打练瞄准、拼刺刀,杀声震天、士气高昂。实弹射击,我次次优秀。连长高兴地问我在家时是不是练过枪。我说没练过枪,只用过猎枪和鸟铳。我小时候母亲把我放在外婆家生活,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铁匠,他与几个舅舅以打铁为生。他们打过鸟铳梭标,有的还用砍杀过日本鬼子。我从小爱玩鸟铳,除“四害”那阵,金黄的稻田一落有麻雀,我口喊脚蹬,手举铳响,惊飞的麻雀被鸟铳击落了一地。村里的小朋友帮着收拾,收集起来就是一餐好菜。连长和战友们听我一说,哈哈大笑起来。

部队大比武时,山地射击、打碉堡靶、打跑步靶,我次次都弹无虚发。白天的比赛,好打。难的是夜间射击,没有一丝光亮,一二百米外的距离立一个小手电灯泡靶,每人五发子弹,有的新战士一发子弹也打不上靶。我与两个班长竟打出了五发五中穿透靶心的满分成绩。

大比武结束时,我因各个科目和每次实弹射击成绩均为优秀,被评为全团的“神枪手”和军训标兵。连长看到我说:“如有战事,你就是战火下优秀狙击手的合格人选!”我说:“我一定争取当狙击手!”当场,连长就叫连队文书和上面派来的宣传干事拍下了我在打靶现场的这张照片。

此照片我一直保留至今,它是我军旅生活闪光的一页!

(姜之虎,邵东人,娄底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落叶归根

禹长贵

11月13日早上,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把我妻子的二伯送上了山。出殡路上,父老乡亲依依不舍,晚辈们也为永远失去了这位慈祥的长者而痛哭流涕。

二伯在隆回县横板桥镇干山村生活了九十多个春秋。他老人家与人为善有口皆碑,尊老爱幼堪称楷模。二伯、二伯母视我们如己出,而我辈亦对他们尊敬如父母。

上世纪70年代,我岳母手腕骨两次摔伤前往隆回县城住院医治,都是二伯、二伯母负责照顾我妻子姐弟。不知多少个夜晚,姐弟俩一觉醒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二伯母还在一针一线地替他们缝补衣裳。我妻子少年时远离家乡去外地求学,每到开学季,二伯、二伯母总要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往妻口袋里塞。春节后,又把她们辛苦做的腊肉腊肠猪血丸子等,蒸熟塞进妻书包里。

听岳母说,二伯母曾在育龄期共坐过十二个月子,因医疗保障不济和其他意外原因,没有一个带到学龄前。可想而知,二伯、二伯母要承受多大的外界压力和内心煎熬,以及旁人的风言冷语。二老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互相埋怨过,更没有看到他们红过脸、吵过架。

二伯、二伯母把十几个侄儿侄女当亲生儿女看待。

后来大伯的长子过继给二伯,二伯母妹妹的长女也成为他们的养女。由二伯、二伯母抚养的这对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兄妹”日久生情,成年后喜结连理,生育了两个儿子。可二伯母还想要个孙女,后来她领养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弃婴作为孙女,取名菲菲。菲菲小时候身体羸弱,半岁大了脖子都竖不起来,瘦得皮包骨头,旁人看着都发愁。可二伯、二伯母不顾他人劝阻,义无反顾地细心照料,使她逐渐恢复健康并茁壮成长。现在的菲菲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那天的送葬途中,她悲痛欲绝,哭成了一个泪人。

二伯母由于生育过多,且悲伤过度,步入老年后,身体长期虚弱多病,是儿媳在床前细心照料。二伯母去世后,二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儿媳用心用情细心照顾,才使他身体逐渐康复。近年来,二伯的儿子儿媳在长沙当环卫工,为了让年迈的二伯安度晚年,他俩把老人也接到长沙。为了满足老人的乡愁,两口子每年都要心挂两头,陪二伯在老家住上一两个月。老人临终前,提出想回老家干山村看看,儿媳就独自一人陪着二伯回老家了却心愿。老人辛苦一生,如今终于可以在故乡安息了。

(禹长贵,任职于北塔区卫健局)



夫夷江 郑国华 摄

◆岁月回眸

忆蒋国强先生

夏晓山

蒋国强先生十月底从容地走了。我与他结识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正在城建局工作,国强先生找到我,买了一套液化气灶具。从此,我们开始了近40年的师生之交、忘年之交、君子之交。

国强先生一生坎坷,两岁失怙,后由孤儿院抚养,直到12岁才被送去教会开办的学校读书。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8岁时考取湖南师大,后又考取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由于身患重病中断了学习。他参加工作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公而忘私、任劳任怨,严谨细致、极端负责。

先生博闻强记,知识渊博。每当夜深人静时,国强先生都要挑灯夜读,撰写材料;每天都坚持读书,做笔记;每天坚持写日记,从不间断。退休后,每天伏案疾笔,笔耕不倦,先后出版了《华夏史诗》《以诗书史》《往事回眸》《楹联华夏五千年》等书,近百万字,直至视力急剧下降,不能再动笔才停下。每当他有新作,我常常是第一个读者。

先生为人光明磊落,仁慈宽厚、乐于

助人。上世纪90年代初,我成为了他的直接部下。他常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怎么对待工作,告诉我们怎么写报告材料……有一天,我陪他去新宁出差,他对我说:“晓山,我要帮助一两个小孩上学,你给我物色一下。”可当时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不高的工资,要负担老娘和四个小孩。我看他穿的裤子还有补丁,脚下蹬的是解放鞋。不久,我按先生的要求,在隆回县对接了一个孩子,他一直负责这个小孩到大学毕业。

先生热爱家庭,注重家教家风。他要求四个小孩从小读《新华字典》,读“四大古典名著”。他一生清廉,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钱财,却给孩子留下了宝贵的人生档案。他把四姐妹每个人每一阶段的成长见

证,如入学通知书、成绩单、毕业证、奖励证书等,整理成一份份档案,记录下她们成长的足迹和历史。在孩子立业成家后,先生同样关心每一个小家庭和孙辈的教育成长。每年除夕家庭团年饭上,先生都详尽总结全家每人取得的成绩,提出新一年的目标,激励孩子们向上奋进。

先生退休以后,在顺德定居,回邵阳时,他必来看我,喝喝酒、聚聚旧。去年冬天,我和夫人专程去顺德看望先生。他陪我们一整天,上顺峰公园,参观船舶纪念馆……哪知道这次见面,竟是永别。

国强先生没有伟岸的身躯,却有着崇高的品格,虽是个平凡的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一生。(夏晓山,邵阳市本土文化研究专家)